

全球化、地区冲突及国际社会面临的难题研究

孟和乌力吉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文化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最近十年,“全球化”逐渐变成人们耳熟能详的新词语。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全球化,但笔者不以为然。全球化有它的综合性、包容性和矛盾性。因此,它在实际运作当中带给各国的不只是积极一面,还有消极一面。地区冲突、区域社会动荡、贫富差距扩大等都是不合理而无形的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如何解决全球化与本土化、国际化与区域化、现代化与传统、经济与文化的矛盾等都是各国所面临的难题。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大国,要有自己特色的全球化。但是我们不能步别人后尘,而要走自己的路。现阶段,“和平崛起”是大有可能的。中国更应该重视地缘政治的各种因素,强调和加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关键词: 全球化; 地区冲突; 国际社会; 难题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一、 全球化的涵义与本质

(一) 全球化的涵义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方媒体中崭露头角的。最近十年,它变成各种媒体和人们耳熟能详的新词语。

“全球化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也是一个全新的认识视角” [1]。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全球化趋势早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就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论著和论述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有力证据。我们不妨看看以下的统计数字:“到1900年,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下面一系列活生生的事实上。到1914年以前铺成的海底电缆长达51.6万公里,因而加强了大陆与大陆之间的电报联系,加速了信息的交流。这个时期有3万艘商船,总吨数为5000万吨,往来运货于世界各地。通航的运河缩短了世界航程。1869年通航的苏伊士运河缩短了西欧与印度之间的航程达4000英里,1914年完成的巴拿马运河缩短了纽约与旧金山之间的航程达8000英里。各大洲也建成横贯大陆的铁路:美国建成于1869年,加拿大建成于188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于1905年。” [2]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信息与交通的发展是全球化的联络基础。

“由于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便出现了人类过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产品可以行销于全球,一个地区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很快波及或影响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可以迅速传遍全球各地。” [2]实践上的全球化就是这样开始的。

看来,“在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打破世界各地的封闭状态后,随着海上商品的开拓,各地区各国之间的联系一步一步地加强,到1900年左右,世界终于形成牵一发则动全身的有机整体。世界史到此时才真正具有世界性。” [2]

但是,目前的“全球化”因它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而与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全球化大不相同。21世纪是科学的时代,理性的时代,高度职业化和现代化的现代意义上的时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罗宾·科恩(Robin Cohen)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他们的《全球社会学》一书中罗列出全球化形成的六根主要线索,即“时空概念的变化、文化互动的增长、面向所有

世界居民的共同问题、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增长、强大的跨国行动者和不断增长的组织网络、全球化中全方位的一体化。” [3]

当前的全球化表面上主要有三个特征：

首先，它是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如果离开现代意义和现代特征，就失去了所存在的意义。所以，现代化是全球化的代名词。

其次，它是商品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为主的全球化，并且前者的位置更为重要。

“所谓全球化，在本质上即是资本的跨国运动，资本流遍世界，将原来主要局限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变成了世界性经济运动。全球化一方面将全球的经济活动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又造成分裂化的运动，世界经济日益分裂为‘中心’与‘外围’两个对立的部分。在生产力的层面上，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处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顶端；在交换层面上，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以高附加值产品与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的低附加值产品进行交换。” [4]

再次，它的基本准则、价值取向与既成事实。就是说，它是在全球的经济与科技的密切交流和往来之中，在西方和美国的思维与文化的主导之下，强势国家和群体对落后国家与弱势群体施加影响的现实过程。

我们认为，全球化理论研究有几个共同点，即跨国性、综合性、包容性、矛盾性等。

另外，全球化是与全球性问题，例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健康卫生问题有一定的联系。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相互谅解，并采取共同行动。但是，全球化并不是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途径，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贸易、文体娱乐等领域的相互交流与往来。而且，全球化过程中，并不排除强势群体或富强国家依靠它各种优势对弱势群体或弱小国家进行文化上的、价值上的、语言上的渗透和软入侵。所以，全球化是相对而功利的概念，它与大同世界和世界村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全球化实则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全球化。现代化的各种观念、价值取向、生活和生产方式、消费意识等的趋同都是全球化的具体体现之一。

全球化应该包括两种基本内容：一个是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教育、科技、军事的交流或互动；另一个是，各国民间团体的文体娱乐方面的非正式来往。然而，真正对全球化施加影响或使全球化成为可能的主要驱动力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式来往和战略共识。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之时，它的正功能或积极作用得到了明显的加强。与此同时，它的负功能或负面影响也逐渐暴露出来。前者主要指在各国的经济、贸易、科技、劳动力资源、能源等各个领域的密切交往之中，每个主体都得到了好处，换句话说，互利、互助、双赢是它的积极作用。比如，南北来往和合作当中，南方，即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上的帮助和支持，同时，发达国家也较容易解决了劳动力不足、资源匮乏等老问题。关于后者有些学者“不仅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而且提出了关于国际经济及其治理的可供选择的观点。” [5] 甚至他们“对经济全球化命题的有力说法提出了挑战，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真正全球化经济的概念，文化和政治领域中所引证的许多其他后果要么支撑不下去，要么威胁性就很小了。” [6]

（二）全球化的本质

我们认为，那种理想型的、抽象性极强的双赢关系是现实交往当中很难建成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渗透总是在它的经济贸易政策中得到体现或加强。西方文化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价值观、政治理念、道德标准、人权与民主概念总是与它的经济援助和军事干预挂钩在一起。正因为如此：

1. 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经济与贸易上的全球化，它的务实程度和功利性毫无低于历史上的局部意义的全球化。

2. 今天的全球化是全方面的、多层次的、立体而快速的、变化多端的全球化。这是由它的综合

性所决定的。各国和各地区在经贸来往的同时，逐渐重视和强调文化、艺术、体育、学术、教育、科技等各种软领域中的密切交流。因为，对于某些发达国家来说跟一些“不成熟”或者“失败”国家建立经贸关系可能是通过它来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与政治文化理念的最佳机会。但是，我们也不认为，文化领域的来往对于建立一个健康的、互利的、平等的、建设性的经贸关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原因很简单：文化也可以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方式在各国的实际交往当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目前，在现代国家和地区非常盛行着“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存在和扩大意味着它既是一种经济与商品活动，能赚利润，又是对自己的特殊文化做宣传，做广告，认同自己的文化，从而为成为文化大国或文化大区而铺垫。另外，它很体面而郑重地提高了本国国际上的地位与名声。西欧的法国、中欧的瑞士、北欧国家甚至非洲的一些热带草原国、美国的阿拉斯加等都有些以上的特征。综上所述，全球化过程中，文化还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被边缘化了，而是通过另一种特殊方式来参与各国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

3. 全球化过程中，难以避免并且让人捉摸不定的是它所带来的贫困和各种冲突。这由为它的矛盾性所决定的。从表面上看，贫困问题似乎是经济问题，是单一而局部问题，但实际上它的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竞争、权力、操纵、控制市场和资源、垄断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被隐藏着。所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化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交往的升级，两者之间的经济总量与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同时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较低状况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如果这时有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极端宗教主义分子利用人们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和对外国的一些敌对情绪而发动政变或反抗外国势力，那就很可能给地区经济与政治稳定带来不可思议的恶劣后果，对地区和平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另外，贫困问题本身就是生态与文化的问题。贫困是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遭到破坏的结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古老的生存地盘在被全球化浪潮所吞噬时，它所留住的只是被破坏而污染了的黄土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难生活以及理性程度不高的，即极度感性化了的对生存环境不满的现实情绪。同样，文化生态的破坏也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就是对文化生态的破坏，因为自然环境的自然运行规律和地貌、气候、温度、资源所创造的人文环境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生存和继承、站稳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每个文化都有它所存在的价值，不能就拿进化论和现代化标准来衡量或评判它的全部价值。强势文化不能弱肉强食，仗势欺人，压制弱少，而应该是平等对待弱势文化，承认它的价值，同情和支持它所必要的存在。同时，弱势文化群体也多多尊重自己文化和习俗，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抛弃自己的文化结晶而崇尚强势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性，进而融入强势文化群体，成其一员。这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实践意义和具体要求。

“一种文明危机感在全球弥漫，它不但在弱势文化国家存在，也在强势文化国家存在；不但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也在发达国家存在。文明对话要有前提，就是意识到文明的相对性和不同文明的共同性，从而建立对文明多样性的认可和容忍。承认文明的相对性，就是承认某一特定文明只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特定话语体系并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性。” [7]

可以断定，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所创造的工业文化体系是在欠发达国家短期内难以创建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手段也不一定具备万能和普遍意义。全球化态势当中，占主导地位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入乡随俗，随机应变”的策略，尽量避免强行推行而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有全球化，就有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排斥的有机结合体。或者应该更加重视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问题。“全球治理是国家层面的治理和善治在国际层面的延伸。” [8]

总之，文化生态的失衡不只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直接意味着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系的解体和思维、语言、经济能力的逐渐丧失，这本身是可怕而危险的事情。丧失现存文化意味着有些无价之宝永不还回来了，《完璧归赵》是不太现实了，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理论遭到了诬蔑。人类正在缺乏文化营养，人类社会正在朝着另一个极端缓慢迁移。但是，现实问题更为可怕：地区冲突、民族仇恨、排外情绪、社会动荡、经济停滞、恐怖主义等危险因素都在同一个基础原因之上滋生和萌芽的。这是全球化的消极一面。

二、 地区冲突与全球化的关系

（一）地区冲突解释

地区或地域概念主要是基于地理和政治概念而产生的。它既包括地理上的同质条件，即地形、气候、资源、位置等共同的自然因素，又包括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同质因素，即价值观、宗教信仰、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等。

目前，政治学 and 经济学领域里都流行着区域经济和地缘政治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领域里经常出现“中东地区”、“拉美地区”、“东北亚地区”、“南亚地区”、“巴尔干地区”、“北美地区”、“非洲地区”等具体的地缘名词。同一个地区里生存和发展的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普遍很重视相互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因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同质性以及有关共同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各国根本利益，从而致使每个国家非重视不可。“远亲不如近邻”、“唇亡齿寒”、“一衣带水”的道理在这里能得到体现。但是，另一方面，同一个区域的各国因为共同的东西较多，利益交叉点纵横，并且对于国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和传统生存理念都有所不同，甚至差别很大，因此，不排除在特殊情况和特殊背景之下分歧突显，甚至不惜兵戎相见。再次，地区各国的国家利益随着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发生一些变化，各国的外交政策也需要相应调整。有些国家这一时期跟第三国家建立盟友或密友关系，另一时期也许根据国家利益和战略重点，跟另一个国家，甚至宁愿接近昔日的宿敌，以企图建立新型关系。这就是“只有永久利益”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比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和东欧各国与美国的关系相当紧张，两大阵营和两大军事集团的明显对抗造成了这种后果。但是，经过 1989—1991 年的动荡与解体之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发生了 180 度的大转折。它们尽力靠拢西方政治经济大国和大财团，昔日的仇敌变成了友好的朋友。最近几年，“北约”继续东扩，“北约”的战车直逼俄罗斯本土边境。同时，欧盟东扩也进一步提升，昔日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少忠实成员相继进入“北约”和欧盟，强调和强化与欧美之间的合作与融合。亚洲的日本则有所不同，它除了继续强化跟美国之间的“日美安保条约”之外，还很重视加强与周边各国的各种类、各层次的往来。然而，日本右翼分子的顽固立场和制造的麻烦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担忧和警惕，这就决定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贸热，政治冷”的特殊外交关系。

我们可以将地区冲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地区内各国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冲突，这是区域冲突的根本所在。它直接关系到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故它是在于国家层面的。另一个是地区国家内部各族裔、各族群、各群体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这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是在于民族层面。然而，这种民族层面的内部问题不能得以妥善解决，那么它很有可能蔓延到国家层面，进而导致全国政治动荡、社会不稳，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等恶性循环的出现。如果同一个地区里的一个国家动荡不稳，周边国家也可能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地区动荡会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稳定并且，容易引发军备竞赛和人口随意流动。它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二）民族问题在地区冲突中的位置

“1789 年的法国革命者们还首創国旗和国歌，使民族概念获得形象包装，开始向人们的日常感觉层面渗透。从此，‘民族’常常与‘国家’同义。一部欧洲的现代化史，差不多同时是一部民族主义的发展史，以至今天‘联合国’实际上写成了‘联合族’（United Nations）。”^[9]

地区国家内部冲突的导火索主要在于各国内部民族、族群、群体的资源上的不公平分配和文化、宗教信仰上的不同对待。英语用“Nation”来表达“国家”和“民族”两个意思，有时我们称它为“民族国家”，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西方列强基本上是这种结构。但是，欧洲的巴尔干地区、亚洲、中东地区，以及其他不少国家都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各族群之间利益不同，宗教信仰、文化传统都有一定的差异，在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如果各民族和各群体的地位与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那就更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动荡。不过，“民族主义理论从来都是马马虎虎和歧义迭出的。尤其在当今，部族（如卢旺达的胡图族）、教族（如波黑的穆斯林族）、国族（如多族混成的美国、新加坡、阿尔及利亚等），甚至某些特殊的地缘群体（如中国台湾居民）都可能披上‘民族’之外衣，上演‘民族主义’的运动。”^[9]在亚洲的柬埔寨、阿富汗、斯里兰卡、印尼、印度、伊拉克；欧洲的南斯拉夫—黑山、俄罗斯；非洲的苏丹、卢旺达、刚果共和国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民族冲突和分裂主义分子所造成的一系列动荡与难题。这些问题小则影响到国内经济建设与政治稳定，大则导致政府更替和

全社会大动荡，进而影响到周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家的库尔德人问题，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与土耳其族矛盾、巴尔干的阿尔巴尼亚族问题、中东的巴勒斯坦问题、中部非洲的胡图族与图西族矛盾、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以及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纠纷等都是当今世界的最难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例如世界上较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东北部地区包括阿萨姆、梅加拉亚、曼尼普尔、特里普拉、那加兰、米佐拉姆等都被称为“敏感三角”地带。“由于该地区在宗教信仰、民族构成、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上，与印度其它地区有明显差异，宗教和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分裂主义趋向严重。阿萨姆帮便是其中的‘重灾区’”。^[10]

这样看来，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贫困问题显然是地区冲突的重要内部因素。而外国势力的介入则是外部原因。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是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为惨烈的双边战争。这里我们仔细分析就能找出它的深层原因：伊斯兰世界的教派矛盾是第一。伊朗是由波斯后裔控制的什叶派穆斯林国家，伊拉克则由少数逊尼派掌握政权的世俗国家，教派矛盾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河争夺权和石油问题是第二原因，也是直接原因；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间接介入和较量是第三个或外部原因。柬埔寨内战、斯里兰卡内战、波黑内战、阿以战争等都有类似原因。

（三）全球化与地区冲突

全球化浪潮对地域冲突和地区稳定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1. 全球化浪潮，特别是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地区稳定因素并不多，相反，使本来就不太稳定和安全的地区经济与政治环境继续恶化。冷战时期，两大敌对阵营在两大主导力量的领导和控制之下渡过了比想象好的、相对安全的一段时期，并没有发生比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更大的军事与政治冲突。然而，被视为天鹅绒革命的东欧巨变与苏联解体并没有能够创造更多的安全环境。原因很简单，西方世界共同的敌人不存在了。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实力，更加随心所欲地渗透和控制原苏联的势力范围。这种软扩张给地区冲突埋下了许多的隐患。苏联解体前夕发生的海湾战争是二战之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性高科技战争，美国通过这场战争重创了萨达姆政权，同时，向世界展现了自己的经济、军事、组织、科技实力，实际上奠定了美国在冷战之后变成“一超”的基础。但是，海湾战争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加上了圆满句号。它的后遗症是多方面而综合性的。它可以包括环境污染、海湾战争综合症、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滋生、地缘政治与经济失衡、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绪强烈等。海湾战争之后美国继续操纵北约，对自认为的集权国家和无赖国家进行了军事干涉。

1999年3月24日爆发的科索沃战争的借口是拯救被压迫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并在欧洲结束最后的独裁政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战争并不能解决深层的难题。海湾战争结束后的第十年在美国发生了“9·11”事件，几千人丧生，造成了上百亿的经济损失。一个月之后，阿富汗战争爆发，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卡尔扎伊新政府跌跌撞撞地入主了卡布尔。然而，阿富汗各派势力的明争暗斗，塔利班残余分子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一刻也没停过。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4月9日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他本人于12月14日被捕。可是，伊拉克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安全感，人们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反而，本来就是较安全而稳定的国家变成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伊拉克的三大势力，即库尔德人、逊尼派和什叶派明争暗斗，在权力分配问题上相互毫无妥协。加之国际恐怖主义的潜入和民众对美、英两国的仇视，伊拉克问题显得更加复杂化了。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是无数的。周边的伊朗和叙利亚感到不安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单边行动等都是基此而生。在美国的大中东计划的推行之下，沙特等传统式的阿拉伯王国正在面临改革与民主化的压力。

综上所述，如同中东的错综复杂的地区，建立一个达成共识的、互利互助的安全体系与稳定发展计划是相当难的。各国在国家利益驱使下，越过本地区，与第三强国建立某种经济、政治、军事盟友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这说明本地区各国的分歧加大的同时，也会给第三国介入地区冲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2. 基于全球化理论的综合性的，我们可以分为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文化交流

等几个大领域。在结构上，水平全球化和垂直全球化是交叉存在的。经济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社会所维持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能离开衣食住等基本温饱和生存概念。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的关系更为密切，更为重要了。因此，世界性的商品交流和经贸往来是可以建成的。但是，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则不同了。因为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的传统政治理念都有所不同，价值观念和文化根源是千差万别的。在某些国家推崇的政治制度与民主理念是在另一个国家也许不受欢迎，甚至会被抵制。正因为如此，基于本国和本民族传统文化积淀与政治理念的处事态度与思维模式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战略上得到体现。

美国的政治制度与民主模式当然有它自己的优势，但它是欧洲清教徒西渡大西洋并在北美大陆上移植和重新生根发芽的结果。首批移民的民主与抵抗意识同北美大陆的自然环境相结合，进而形成了一个新型而强大的民族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了。美国的文化是多元性的，这在政治理念与制度上的权力分配、民主平等上得到了体现。再次，美国是一个年轻国家，没有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的干扰或阻挠，并且经济和工业上也是从头开始的，所以，它的政治、民主制度直接与自由经济体制相结合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突飞猛进的发展。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政治理念、发展模式还是与美国相差甚远的。美国也不太在乎其它国家的国情与传统，并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军事实力得到增强而对它构成威胁时可以进行政治渗透与军事干预。在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过程中美国的软军事或“和平演变”政策起过非凡的作用。目前，不少地区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与美国的直接或间接介入有关。美国的介入有时起了正面作用，但美国在实用主义前提下美国所提倡的民主与人权、自相矛盾的经济援助则更多地酿成了不良后果。2003年11月，高加索地区唯一有出海口的国家格鲁吉亚的谢瓦尔德纳泽政府被年轻民主人士布尔加纳泽、萨卡什维利等人推翻了，这属于一场“天鹅绒革命”。但是，这种革命反而使格鲁吉亚原有的国内矛盾，包括阿扎尔共和国分裂倾向在内的各种矛盾更为激化了。古希腊哲学家曾提出：小是无限的。世界上独立国家（在联合国有合法席位的）的数量继续增长，有独立倾向的地区或地方更是不计其数，这对世界和平与政治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在以经济为主的全球化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是占主导地位。

英美文化和语言是全球化趋势的强势因素之一。世界上2/3的人直接或间接地使用着英语，并接触英美文化。英语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同时又是事实上的唯一的通用语言。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上层和主流社会中，讲英语意味着财富、地位、身份的显赫。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英语在统领世界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各地、各国都有了因“入乡随俗”而“被同化”了的英语，英语基础单词和语法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不可否认，英语在全球化过程中具有的两种作用。

事实上，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由美国所主导，英语作为通用语言，深层输出与输入失衡的单方面的全球化。当然，美国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最昂贵的国家。但它同样也是最大受益者。这种全球化通过网络和交通信息手段日益蔓延。并且不少人士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美国现代化的公式。然而，这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它不仅破坏了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土壤、多元思维与语言生态，同时又酿成了国家分化、族群对立以及社会动荡的大悲剧。另外，它拉大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地区冲突与动荡是全球化态势中不可忽视的负面的现实问题。国际问题专家李绍先等认为“美国赢了战争，失了人心，‘先发制人’战略使自己更不安全，世界也不得安宁。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受到强烈冲击，未来伊拉克的地位将明显上升。中东其他国家感受到了威胁，都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并把眼光同时投向了美国以外的大国。未来中东，一般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在逐步理智化；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将加强和延续其反扑，中东地区面临着第二次变革冲击。”^[11]

世界上有时候“国家”与“民族”是同等概念，有时候则另当别论。比如，日本国=日本民族、朝鲜国=朝鲜族等。印度和俄罗斯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阿拉伯民族是至少由22个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人形成。因此，民族和国家的概念本身就是相当复杂、非常笼统的概念。即使民族问题得到解决，也不能意味着基于地域、利益、血缘的群体矛盾与冲突是不复存在。但是民族或族群问题仍然是当今世界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它是催生贫富差距、社会分化、政治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球化过程中，它的影响力毫无削弱，相反愈演愈烈了。

三、国际关系中的新变数

（一）美国与国际关系

所谓的“国际关系”其实“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其实质是各种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12]

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政治格局的基本模式为“一超多强”。一超指美国，它是国际关系中双边与多边关系的主导者。多强则在经济与政治以及军事领域占有优势或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其中可以包括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德国等国家。这些国家或是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很强；或是发展速度迅速，并且人口、领土、资源三角实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则是被削弱化的军事强国。世界 GDP 总量的 1/4 是美国的，1/3 是欧盟的，1/10 是日本的。加起来，世界经济总量的 70% 属于这三大经济实体。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管是经济总量，还是军事实力，或者是政治与文化上的影响力，没有一个国家与之能匹敌。美国国土面积为 937 万 Km^2 ，人口近 3 亿。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两岸是山地，中间是平原和草原，纬度合适，气候宜人。资源丰富，结构较合理。海岸线长达 22680KM，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美国本土北靠加拿大，南接墨西哥，两个近邻不会对它构成现实安全威胁。1894 年，美国工业生产首次跃居全球首位，从此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一直被排在第一位，即保持了至少 110 年的持续繁荣。当然，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损失惨重，但是经济危机与衰退未能击垮美国经济。美国通过一战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即得到了与经济实力相符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通过参加二战，在东方控制了岛国日本，在西方占领了欧陆的中心国家德国。众所周知，二战之后初期的美国实力在世界的比例比现在还高得多。据统计，1948 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 56.4%，对外贸易占 32.5%，黄金外汇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的 74.6%，纽约成为了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在科技领域，它同样遥遥领先。

美国还利用北约和与英国的特殊关系，经常干预欧洲事务。拉美是它的后院，亚洲是战略重点，非洲则另当别论。美国是推崇战争理念的国家，一方面，美国与其它国家的战争从来没有发生于美国本土上，更谈不上造成了什么损失；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利益集团利用战争发财，增强了自己的势力。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这也是解决武器垃圾的最佳途径。

“军事需求促进发展，发展牵动科技进步，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提升。国家宏观调控使战争、武器、技术和国民经济互动，这构成了美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驱动链。市场在现代高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在高科技领域里，真正能牵动高新技术发展的原动力不是市场，而是军事技术发展和战争的需求。苏联的教训在于把军队建设同国民经济搞成了‘两张皮’。一个只管花钱，另一个只管出钱，两者对立。投入了大量资金和资源，却没有产生‘增殖效应’。”^[13]

美国人认为自己文化是最年轻而颇有吸引力的，为此感到自豪。看来美国太强大了，实力太雄厚了，它已具备全球扩张和当世界霸主的实力。正因为如此，美国经常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地区性政治组织的会议，小则指手画脚，大则进行军事干涉。与此同时，美国人总是不理解外国人和一些激进国家民众对其持敌对态度，敌视美国、仇恨美国。在全球化浪潮中，西方价值观与现代化理念所占的比例过高，一些民族国家开始感到不安。美国既然承担了世界警察的责任，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使自己感到不安全呢？美国经常将自己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实际来往中也采取以我为中心，唯我独尊，有用为我友，无用即吾敌。这种态度与原则连离美国最近的欧洲国家中也引起了反感。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的俄、德、法共同抵制美国，这是西方阵营开始分裂的一个征兆。但是在实力决定一切的现实世界当中，“一超多强”的基本政治与经济格局不易发生变化，它们之间的“联而不合，斗而不破”的基本状况不变。各国与美国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关系。我们相信，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会朝着民主化方向艰难前进。

（二）国际关系中的难题

1. 贫困与社会问题

这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即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民不聊生、社会动荡、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其实，贫困问题本身就是社会与政治问题。“据联合国报告统计，占世界人口 15%的发达国家占有世界总收入的 70%，而占世界人口 77%的发展中国家只占总收入的 20%，其中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穷国收入仅占世界总收入的 5.6%。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之间差距在不断地扩大，1960 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占世界人口 20%的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 30 倍，而到了 1980 年这一差距增加到了 60 倍，到 1990 年这个差距竟达 90 倍。” [14] 贫困问题与环境问题相结合，从而埋下了动荡和冲突的祸根。

2. 冲突与变化

地区冲突，尤其是新近产生的民族分裂运动、宗教极端主义袭击、恐怖主义扩散等都是不合理的全球化与旧国际秩序所导致的后果。世界上多数国家为民族国家。俄罗斯有 100 多个民族；巴尔干地区的各国即使独立之后仍然是多民族杂居状况；印度有几十个民族；尼泊尔有 30 多个民族。尤其是非洲的不少国家都由几十到几百个部族组成。分裂之后的南斯拉夫并没有得到安宁和发展，因为 1993 年的波黑内战是继二战之后的欧洲最大规模的内战。1993 年卢旺达大屠杀是二战之后最大规模而死亡人数最多的部族残杀。

“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连绵不断，爆发十分频繁，波及面广。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共发生过 180 多起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有百余个国家卷入，二千多万人丧生。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它对世界和平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15]

美国无休止地干预和干涉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和地区冲突。而且这种无原则性的干涉有可能削弱，甚至拖垮美国经济。我们知道，前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交政策不当，对国际事务的强行介入过多，其中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拖垮了其经济基石。

在二战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元气大伤，经济实力被削弱。这实际上促进了七十年代初期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和美、苏、中三角政治格局的产生与成立。相反，二战后的前二十年里，苏联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环境，其发展速度惊人。70 年代中期，美国独霸地位开始被两极格局所替代。所以，极度膨胀和无休止地干涉地区政局只能导致两败俱伤。“实力消长”是国际关系发展中的普遍规律。

3. 中国的和平崛起

“历史上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民族意识相对淡薄的国家。更准确地说，如果说欧洲人是以血缘划族，可谓之种族；中国人则是以文化分族，不妨谓之‘文族’。两者涵义并不一样。在很多地方，‘民族’成了一个必须审慎以对的易燃易爆物。此时的‘民族主义’，很多不再寻求群体的聚会，更倾心于群体的分离；不再注重对内关切，更多排外主义和仇外主义气味。” [9]

“当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大国舞台的时候，理性地看待民族差异，理性地化解民族矛盾，是不可回避的文明责任。” [9] 而且，它同样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力。

地区冲突对于国际关系基本格局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的调整与变化是有条件的。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正在兑现自己和平崛起的承诺。但是，如果美国无原则而无限地向台湾出口武器，那么中国和平崛起肯定会面临新型挑战。

“中国人似乎很考虑‘中国崛起’的形象被设定出来以后，如何重新界定，调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这一点恰恰是国际社会所关切的。历史和美国作为中国现代化成功的纵横参照系，可以说是中国人百年来不变的情结，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情感动力。在‘中国崛起’问题上，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某种沟通的困难和障碍，有时甚至酝酿潜在的敌对情绪，而这可能导致一些中国人对外部环境做出过于严峻的估计。” [16]

近来，一个新的概念在各国政治人物和决策者中间流行起来。这个概念就是“中国模式”。它是继美国模式、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之后世界上的第四个主要发展模式。并且它同印度模式一起成为

发展中国家最典型、最有活力的发展模式。

4. 瞻望中蒙关系的未来

蒙古国是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是一个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的东亚小国。在全球化浪潮中，蒙古国也面临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化与传统模式之间的各种矛盾和新型挑战。在这方面它与中国极其相似。我认为，作为也是个传统游牧文化特较浓，且与中国有历史渊源的独立国家，它对中国的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1) 政治与外交方面，回顾历史，瞻望未来，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同蒙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这既是两国地缘政治的需要，又是中国对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结与发展的需要。

(2) 在经济方面，把握和重视两国之间的商品、资源、市场、劳动力、科技等领域的互补性，挖掘和发挥各自优势与发展潜力。

(3)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的内蒙古、新疆卫拉特地区蒙古族同蒙古国主体民族是同根同源的同一个民族。我们利用同蒙古国的语言、文化、艺术等发面的共同点和亲密感，积极加强在包括蒙古学在内的各种文化学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文化的内在需求。通过这样的交流与合作，增进来往，加强一体化，进而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

(4) 从全球与国际关系角度看，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理性的邻国是符合中国根本国家利益的。在全球化过程中，蒙古国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是比我们的预料更深刻、更广泛。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消极因素仍在困扰蒙古国内政、外交及社会各领域的相关政策。蒙古国的环境恶化、民众贫困化、机械城市化等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中国更应该积极参与、理性对待提供帮助，并加以解决。

蒙古国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有必要积极提倡共同繁荣，全面加强各种合作，进而为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各自的贡献。

全球化中的经济交往、政治文化交流和现代化互动是可以有条件地接受的，而且，全球化潮流的竞争与合作成份是值得支持的。即便如此，我们不希望也不想看到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动荡与不稳定，更不想看到战争与仇恨的蔓延。

我们要正确分析和理解全球化潮流的积极因素和消极一面。只有这样，才能对经济与文化、现代化与传统、冲突与合作的辩证关系做出准确反映和充分解释，并得益于全球化。

参考文献

- [1] 李惠斌主编. 全球化：中国道路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
- [2] 吴于廑, 齐世荣. 世界史 [M]. 近代史编下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424-425.
- [3] 罗宾·科恩 (Robin Cohen), 保罗·肯尼迪 (Paul Kennedy). 全球社会学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5.
- [4] 房宁. 参与全球化的两种方式 [J]. 环球时报 (国际论坛), 2002-4-25 (17).
- [5] 保罗·赫斯特 (Paul Hirst), 格雷厄姆·汤普森 (Grahame Thompson). 质疑全球化——国际经济与治理的可能性 [M]. 张文成、许宝友、贺和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
- [6] 保罗·赫斯特 (Paul Hirst), 格雷厄姆·汤普森 (Grahame Thompson). 质疑全球化——国际经济与治理的可能性 [M]. 张文成、许宝友、贺和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
- [7] 黄晴. 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 [J]. 环球时报 (国际论坛), 2003-6-13 (15).
- [8] 俞可平主编. 全球化：全球治理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

- [9] 韩少功. 超越“民族”[J]. 环球时报(国际论坛), 2004-1-2(15).
- [10] 钱锋. 我不会让叛军入境[J]. 环球时报, 2004-1-5(1).
- [11] 李绍先, 王嵎生, 殷罡. 伊战后, 世界更不安[J]. 环球时报(国际论坛), 2004-3-26.
- [12] 张季良主编. 国际关系学概论[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7.
- [13] 张健志. 美国为何越打仗越富[J]. 环球时报(国际论坛), 2003-8-29. 15.
- [14] 张逸中, 沈树声主编.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 298.
- [15] 张逸中, 沈树声主编.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 292.
- [16] 牛军 “中国崛起” 中外解读不同[M]. 环球时报(国际论坛), 2003-11-14(15).

A Study about Poser of Globalization, Areal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Monghoulji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a new term that is familiar to everyone. Many people think that modernization is globalization, while the author does not think so. In author's opinion, globalization has its comprehensiveness, inclusiveness and contradictiveness. Therefore, in practice it has not on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also negative effect on them. Regional conflicts, regional social unrests and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re all the unfair and invisible outcome resulting from the globalization. How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s, and economy and culture, is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every country face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China, as a big Asian country, should follow its own way to conduct globalization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t the present stage, “peaceful rise” is very likely. China should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 elements of the geopolitics, and put emphasis on and reinforce the good neighborly and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such as Mongolia.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onflict of regi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oser

收稿日期: 2004-5-13;

作者简介: 孟和乌力吉(1972—), 男, 蒙古族, 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文化研究博士, 主要从事研究社会学、民族学。